資料來源：晨讀 10 分鐘：未來媒體我看見

媒體亂象究竟誰來亂

文 / 黃哲斌

每年，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固定發布「新聞自由指數」，臺灣總是全球資優生，穩居亞洲前兩名；然而，英國路透新聞學院的年度媒體調查裡，臺灣民衆的媒體信任感持續低迷，以二〇二〇年發布的調查爲例，臺灣在四十個受訪國家中，新聞媒體的信任度倒數第三。

臺灣擁有最自由的新聞環境，卻有最糟的媒體社會信任，我們常用「媒體亂象」形容光怪陸離的新聞報導，爲何落差如此大？這一切，必須從臺灣媒體演進歷程談起。

我讀小學的一九七〇年代，「新聞」的選擇很少，兩家主要報紙，政府規定每天只能印三大張；三家電視臺，新聞時段只有中午、晚上各半小時；此外，廣播新聞點到爲止，而且，所有媒體內容都要接受政府審查。

一九九四年，我進入一家大報社，臺灣當時已經解嚴，編輯部仍常口耳相傳一些陳年軼事，例如有年雙十節，某報刊出總統文告，將「中央」誤植爲「中共」，隔天就有憲兵上門包圍編輯部，從編輯、校對到總編輯都必須接受調查，確認有沒有「匪諜」潛伏。

這類事蹟在編輯臺流傳，像是恐嚇小孩的鬼故事，提醒「一個錯字，就足以招來巨大麻煩」。

不過，由於媒體選擇不多，隨著臺灣經濟發展，商業廣告需求量暴增，只要掌握報紙印刷機，等於掌握印鈔機。因爲廣告版面供不應求，報紙會依各縣市分版，刊印不同廣告；臺北市人口最多，還分成 AB 兩種版本，容納兩倍廣告量。即使如此，我的資深同事曾回憶，「廣告主經常揹著一整袋現金」，親自到報社搶版面。

換言之，那是一個資訊通路稀少的年代，無論是讀者注意力、廣告等商業資源，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報紙版面、電視時段裡。

等到一九九〇年代，俗稱「第四臺」的有線電視系統開放、二十四小時新聞臺開播，劇烈改變了臺灣媒體生態。一方面，「新聞」的時差越來越短、易得性越來越高，像是水龍頭一樣，扭開即時就有，而且幾近免費。

那是臺灣媒體的關鍵年代，一方面，活潑、富臨場感、感染力強大的電視新聞，成爲全民媒體的象徵，從小麵攤到理髮院，五十開頭的頻道在大街小巷一字排開聯播。

另一方面，兩千多萬人口的國家，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，註定是一場供過於求的眼球戰爭，加上以收視率爲計算公式的廣告規則，電視新聞競相走上瑣碎化、綜藝化、煽情化，只爲了爭奪零點幾的收視率。於是，浮濫的 SNG 連線、颱風夜的記者泡水競賽、雞毛蒜皮的消費紛爭、路口監視器的廉價複製，構成每天陪我們吃晚餐的電視新聞。

隨著二十一世紀來臨，臺灣的媒體市場同時面對兩波劇烈變化，一是《壹週刊》與

《蘋果日報》搶灘臺灣，將有線新聞臺的競爭策略平面化、極限化，也讓臺灣媒體掉入聳動八卦的吸睛邏輯。二是網際網路普及，數位媒體加入戰場，以報紙爲首的傳統媒體，生存越來越困難。

於是，歷史悠久的《自立晚報》、《民生報》紛紛停刊，中時報系轉手賣給食品大亨，鼎盛時期的三家晚報陸續打烊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數位廣告雖然快速成長，但被 Google、臉書與 YouTube 等跨國科技平臺大口鯨吞，且比例逐年攀升。本地新聞媒體等內容網站只能分食餅乾屑。

身爲新聞消費者，我們不再像我小時候，身處一個資訊稀少的時代；相反的，我們面對一個社群資訊過度膨脹的時空，每天打開臉書、Instagram、YouTube、TikTok，螢幕上是永遠看不完的垂直訊息流，偶爾夾雜幾則新聞，我們大多瞄一眼標題，就立刻往下捲。

有時，只因標題或圖片很刺激、很浮誇，我們還沒點進去，就「未看先推」也不管這則新聞的作者是誰，消息來源是不是可信。我們常在 Line 群組或臉書社團裡，看過這些眞假難辨的新聞資訊，它們背後往往藏有商業或政治目的。

這類例子很多，像是二〇二〇年九月，很多人分享一段來自印度的網路影片，宣稱「中共戰機遭臺灣飛彈擊落」，雖無足以辨識的證據，也未註明出處，但聳動內容吸引無數目光。以印度「IFE 新聞網」推特帳號爲例，推文一小時內獲得兩千人按讚、一千多人轉推。

當然，此事子虛烏有。自稱「新媒體」的印度 IFE 新聞網，所有資訊源都蒐自網路，並非一手採訪，事前也未查證，單純利用印中衝突情緒，編造網路爆紅內容，賺取廣告利益，連帶擴散至中文網路圈。

在這種混亂的資訊環境下，新聞媒體面臨讀者注意力及廣告營收雙雙萎縮，很多經營者選擇最直覺的回應策略：

一、開源策略：承辦各項藝文展演或政府文宣、開發各種商業置入行銷、創造聳動內容換取微薄廣告收入。

二、節流策略：一方面裁撤國外採訪駐點、縮減專業路線及地方人力、限制差旅支出。另一方面裁員減薪、組織整併，同時以低薪聘用新進人力，以「責任制」加重年輕記者工作量。

三、社群策略：聘雇乏少經驗或訓練的工作者，每日抄寫臉書、PTT 等社群貼文，或轉錄 YouTube 熱門影片、監視器畫面，配上刺激感官情緒的標題與圖像，上網競爭按讚數與觸及數。

換言之，半世紀以來，臺灣擺脫了政治箝制，擁有難能可貴的媒體開放環境，卻因爲過度競爭，加上數位廣告大多流向谷歌、臉書等跨國科技平臺，因此，新聞媒體普遍活得很掙扎。

有些媒體老闆選擇隨波逐流，要求記者大量生產煽動情緒、侵犯隱私、詭異獵奇、缺乏查證的內容，只爲了吸引社群推播或網友點閱，不擇手段爭奪所謂「網路聲量」，換取廣告收入，而且不願投資高成本的新聞報導，讓編採品質不斷下滑、錯誤連篇，連帶拉低社會大衆信任感。

當然，也有嚴謹負責、認眞發掘社會議題的新聞記者，只不過，他們通常很寂寞，因爲辛苦採訪的新聞報導，點閱率往往比不上藝人八卦。問題是，當讀者用「媒體亂象」概括所有媒體問題，用「小時不讀書，長大當記者」嘲笑所有新聞工作者，我們就不容易區辨資訊內容的好壞，不容易鑑別媒體來源是否可信。就像一個班級，如果被貼上「放牛班」標籤，就很容易抹煞個別學生的努力。

讀到這裡，對於文章開頭的提問，你應該會有比較完整的理解。就像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評語，臺灣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，來自於市場失序，造成商業力量過度干擾，衍生信任低迷、假資訊攻擊等各種弊病。

如果「新聞自由」很重要，而且是臺灣值得珍惜的民主資產，那麼，我們更應該小心翼翼守護。然後由此出發，不斷追問：誰濫用了新聞自由？如何反制那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報導？如何鼓勵那些認眞的新聞工作者？身爲資訊消費者，個人能做什麼？若善用社群力量，能不能促成一個更健康的媒體生態？

答案可能有很多種，唯有所有人一起努力，讓臺灣的新聞環境不再「亂象」，我們才會擁有一個更好的資訊環境。

哲斌大叔的
素養概念開箱文

媒體識讀

我們經常以「媒體亂象」一詞，概括當前新聞市場的失序現象。然而，新聞媒體也是一種「產業」，交易內容是新聞資訊，必須負擔龐大人力及製作成本。問題是：數位閱讀、行動載具、社群平臺劇烈改變了媒體產業生態，造就千奇百怪的新聞現象。

因此，當務之急，就是促成一個相對健康的媒體生態，讓社會重要議題都被妥善報導，弱勢群體也有發聲管道；讓利益衝突或爭議各方，都有公平、理性的對話空間。一個自由多元、積極負責的媒體環境，較能抵擋假資訊的攻擊，同時避免陰謀論快速流竄，傷害我們的民主體制。

思問時間

問題一（　　）這篇文章主要在探討什麼問題？【統整解釋】

①要如何分辨不負責任的報導？

②民眾對媒體亂象有什麼看法？

③媒體亂象將會如何傷害民主？

④臺灣媒體亂象的原因是什麼？

問題二（　　）根據本文，臺灣的媒體有什麼特性？【統整解釋】

①自由度高，信任度高

②自由度高，信任度低

③自由度低，信任度高

④自由度低，信任度低

問題三（　　）為什麼現在臺灣的媒體比起過去更難生存？【擷取訊息】

①現代人更喜歡國外的新聞

②整體閱聽眾數量越來越少

③市場開放，競爭者數量多

④政府的管制比過去更嚴格

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滴小水滴，但聚在一起就能匯成海洋。—芥川龍之介